

庆祝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

# 世界史研究 (第四辑)

---

刘新成◎主编



世界·中国出版社

慶祝香港中文大學建校 50 周年

# 世界史研究

第五卷 第二期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庆祝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

# 世界史研究（第四辑）

刘新城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世界史研究. 第四辑 / 刘新成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12-4740-0

I. ①世…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文集 IV. ①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217064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李 刚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世界史研究 ( 第四辑 )  
Shijieshi Yanjiu Disi Ji

主 编 刘新成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 100010 )  
电 话 010-65265923 ( 发行 ) 010-85119023 ( 邮购 )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24¾ 印张  
字 数 3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9 月第一版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74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2014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世界历史学科创建60周年。在这三喜临门的喜庆时刻，我们特编辑世界史学科纪念论文集一册，以示祝贺。

首都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始建于1954年，奠基人是齐世荣教授和戚国淦教授。本学科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是我国最早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科点之一。1998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以本学科为支撑，以历史系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为平台开设了“世界历史”专业。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5年被批准为北京市创新团队，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1年教育部学科目录调整后升级为一级学科。2012年获得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同年，被评为北京市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13年，本学科“文明区划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第一批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个高水准的研究平台。

经过六十年的努力耕耘，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已经初步建成为国内领先的世界历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基地，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同时拥有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团队、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并列），其整体水平位居国内前列。2014年中国校友会发布的《2014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把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评为

五星级，其含义是“世界知名、亚洲高水平、中国一流学科专业”。

因此，在喜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60周年华诞之际，我们请在职的世界史教师每人自选一篇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汇编成册，以示纪念。编辑本文集有两重目的：一是纪念60年学科建设的历程，二是展现当前本学科教学团队的研究风貌。论文集收文共计20篇，按概念、理论与方法、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欧洲、国际视野中的现代世界、跨文化的世界史等四大专题分类编辑，涵盖了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等主要研究方向，基本反映了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专业架构、研究特色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是为序。

刘新成

2014-07-16

## 目 录

|          |     |   |
|----------|-----|---|
| 序言 ..... | 刘新成 | I |
|----------|-----|---|

### 概念、理论与方法

|                          |     |    |
|--------------------------|-----|----|
| 谈小说的史料价值 .....           | 齐世荣 | 2  |
| 全球史中的“早期近代”概念 .....      | 施 诚 | 20 |
| 地中海史研究：从布罗代尔到阿布拉菲亚 ..... | 夏继果 | 27 |
| 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 .....       | 梁占军 | 38 |
|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简论 .....         | 岳秀坤 | 52 |

### 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欧洲

|                                             |     |     |
|---------------------------------------------|-----|-----|
| 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代埃及文明起源 .....                     | 金寿福 | 74  |
| 阿波罗崇拜的起源与传播路线 .....                         | 李永斌 | 104 |
| 显贵还是人民<br>——20世纪以来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的争论<br>..... | 晏绍祥 | 131 |

## 析“乡绅入侵”

——对英国都铎王朝议会选举中“异常现象”的解读

刘新成 156

## 英格兰新教之花：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

神学教义革命 ..... 刘 城 177

中世纪英格兰托管制探析 ..... 陈志坚 196

## 国际视野中的现代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 徐 蓝 222

## 试析1918—1920年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兼论《色佛尔条约》的艰难出台 ..... 赵君秀 247

##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

——《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 姚百慧 265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年).... 翟 韬 283

河沙开采业的兴衰和布里斯班政府的经济规划 ..... 乔 瑜 318

## 跨文化的世界史

## 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 ..... 刘文明 336

## 民粹主义民主还是多元主义民主？

——托克维尔的启示 ..... 倪玉珍 356

## 超越黑人民族主义

——马尔科姆·X晚期思想探析 ..... 于 展 370

文明交流的限制 ..... 王燕平 385



## 概念、理论与方法

---

# 谈小说的史料价值

齐世荣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取用的史料也越来越多。翦伯赞说：“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sup>①</sup>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本文专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引述中外各家的论点，然后分五个方面举例说明。<sup>②</sup>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有一段名言：“他（指巴尔扎克——笔者）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

---

①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② “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原指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见《庄子·外物》、《汉书·艺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小说作品，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有虚构故事情节的小说。本文所谈的小说，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主要指以散文体形式表现的叙事性虚构文类。

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sup>①</sup>

我国学者也认为虚构的小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遁逃藪，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sup>②</sup>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康骅《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sup>③</sup>据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追忆，陈寅恪认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sup>④</sup>又据石泉追忆，陈寅恪还讲到：“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sup>⑤</sup>杨绛说：“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劈头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684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④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⑤ 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胡守为：《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杨绛还引西方文论家的话：“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a particular fiction can lead towards a general truth*）。”<sup>①</sup>

以上诸家从原则上讲清了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故可以作为史料使用。下面从五个方面举例具体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

## 一、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一部分 (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例一。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这个总标题下写了91部小说（包括已发表的和已脱稿的），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整个法国社会。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重要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sup>②</sup>拿破仑帝国取消后，封建王朝虽然复辟，但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日甚一日地打击封建贵族，“上流社会”的崩溃已不可避免。金钱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

<sup>①</sup> 杨绛：《事实—故事—真实》，《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159页。

<sup>②</sup> 转引自罗大冈：《关于巴尔扎克》，《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61—362页。

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决定一切的本质，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用文学的形象表现出来。在《贝姨》这部小说里，趁法国大革命之机暴发起来的老花粉商克勒凡，当他的亲家母阿特丽纳向他借20万法郎时，他有一段妙论：“呃，老妈妈，你以为巴黎能有一个人，单凭一个差不多神经错乱的女人一句话，就会当场立刻，在一口抽斗里或随便哪里抓起二十万法郎来吗？而二十万法郎又早已乖乖的恭候在那儿，但等你伸手去拿是不是？……在巴黎，除了法兰西银行殿下，除了大名鼎鼎的纽沁根，或者风魔金钱像我们风魔女人一样的守财奴，此外就没有一个人能造出这样的奇迹！哪怕是王上的私人金库，也要请你明日再跑一趟。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钱周转运用，尽量的多捞几文。亲爱的天使，你真是一厢情愿了；你以为路易·腓列伯能控制这些事情吗？……他跟我们一样的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圣洁的，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美丽的，高贵的，年轻的，全新的，五法郎一枚的洋钱！钱是要利息的，它整天都在忙着收利息。”<sup>②</sup>

巴尔扎克写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升地位。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里，葛朗台这个满身铜臭的暴发户成为地方上权力的象征和众人膜拜的对象。“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sup>③</sup>在小说《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刻画了纽沁根这个心狠手辣的银行家如何用倒账清理的手段掠夺千家万户的财产，“这头金融界的巨象会把议员卖给内阁，把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sup>④</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

② 巴尔扎克：《贝姨》，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487—488页。

③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页。

④ 巴尔扎克：《纽沁根银行》，李金波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巴尔扎克还在长篇小说《幻灭》中,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出版业的唯利是图和虚伪宣传,而这是19世纪其他作家很少触及的。他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口说:“报纸是用说话作商品的铺子,专拣群众爱听的话向群众推销。要是有一份给驼背看的报,准会从早到晚说驼背怎么美,怎么善,怎么必要。报纸的作用不再是指导舆论,而是讨好舆论。过了相当时期,所有的报纸都要变成无耻,虚伪,下流,都要撒谎,甚至于行凶;扼杀思想,制度,人物;而且靠着这种行为一天天的发达。”“为了招揽定户,不惜造出激动人心的谎话,做出逗笑的把戏,像有名的丑脚鲍贝希。办报的宁可拿自己的老子活活的开刀,作为取笑的材料,决不放过吸引群众,叫群众开心的机会”。<sup>①</sup>被刺痛的新闻出版界对巴尔扎克发动攻击,此后不断对他的作品进行攻讦。

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他依然毫不留情的对这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给以尖刻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在小说《古物陈列室》里,巴尔扎克生动地描绘了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门第观念。他虽已家道败落,又对经营产业一窍不通,但仍然鄙视新兴的资产阶级,拒绝他们进入他的客厅。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把放荡享乐视为贵族子弟的天然权利,在巴黎一年,便挥霍了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一辈子的10万法郎,欠下20万债务,还伪造证券诈骗了30万法郎。年轻伯爵的所作所为,象征着贵族阶级的灭亡已是无可挽回了。

巴尔扎克还揭露了金钱如何把亲情剥得一干二净。在《高老头》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为了钱财和享乐,像挤柠檬一样把父亲榨干后就弃之不顾,最后高老头穷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里。在《夏倍上校》中,夏倍上校的妻子为了吞没和霸占丈夫的财产,竟要置他于死地。

例二。从《莺莺传》看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唐元稹写了一篇有名的小说《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传中的张生实即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首先释义“会真”一词。他说,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意。唐代,仙(女姓的仙)之一名,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

<sup>①</sup> 巴尔扎克:《幻灭》,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94—296页。

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此传写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最后还有一段张生自我辩解的“忍情”说：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元稹为什么敢这样公开地文过饰非呢？陈寅恪认为，从“会真”一词，可推断崔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sup>①</sup>陈寅恪通过以上诠释，说明《莺莺传》反映了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尚，评价“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是也”。

类似陈文，取材笔记小说以说明一代某种风气者，还有严耕望著《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等文，可阅。<sup>②</sup>

例三。清末李宝嘉写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揭露了清朝官场的贪污、腐败和种种黑暗。胡适称这部小说为“一部社会史料”，说它“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sup>③</sup>例如，第26回写贾大少爷为了准备皇上召见，事先请教几位军机大臣，结果只听到了一些模棱两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描写十分生动。贾大少爷“看看已到了引见之期，头天赴部演礼，一切照例依注，不庸细述。这天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坐车进城。……一直等到八点钟，才由带领引见的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2—116页。

② 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2—271页。

③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1980年，第439、441页。

司官老爷把他们带了进去。不知道走到一个什么殿上，司官把袖子一摔，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离着上头约有二丈远，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见着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召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贾大少爷连忙分辨道：‘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自然要碰头；倘若问不着，也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道：‘上头不问你，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一席话说得贾大少爷格外糊涂，意思还要问，中堂已起身送客了。

贾大少爷只好出来。心想：华中堂事情忙，不便烦他，不如去找黄大军机。……谁知见了面，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黄大人先问：‘你见过华中堂没有？他怎么说的？’贾大少爷照述一遍。黄大人道：‘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不错的。’两句话亦没有说出个道理。

贾大少爷无法，只得又去找徐大军机。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平生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他到此更乐得不管闲事。……

这日贾大少爷因为明天召见不懂规矩，虽然请教过华中堂、黄大军机，都说不出一个实在，只得又去求教他。见面之后，寒暄了两句，便提到此事。徐大人道：‘本来多碰头是顶好的事；就是不碰头也使得。你还是应得碰头的时候你碰头；不应得碰头的时候，还是不必碰的为妙。’贾大少爷又把华、黄二位的话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两位说的话都不错，你便照他二位的话看事行事最妥。’说了半天，仍旧说不一毫道理。又只得退了下来。

后来一直找到一位小军机……才把仪注说清。第二天召见上去，居然没



有出岔子。”<sup>①</sup>

小说中徐大军机的原形可能是王文韶。王文韶是清末扬历中外的大官，为人有名圆滑。何刚德在其笔记《春明梦录》中说：“王文勤（文韶谥）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sup>②</sup>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亦谓：“王文勤再入枢府。遇事但持大体，时有琉璃球之目。”<sup>③</sup>

鲁迅把《官场现形记》归入清末谴责小说一类，认为其“度量技术”远不如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sup>④</sup>不过，《官场现形记》对于了解晚清的官场政治与社会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例一。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义，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写范进从考中秀才到考中举人这一过程最为精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的腐蚀和世态炎凉。范进以童生资格去考秀才，从20岁起应考了二十多次，到54岁还在应考，终于考中。以后又考中举人，得知中举后因狂喜而一度中风。范进中秀才前无人理睬，连他岳父胡屠夫也鄙视他，中秀才后胡屠夫对他稍稍改变了一点态度，但仍是看不起他。可范进一旦中举，胡屠夫便说他女婿是“天上的星宿”，尊称他“贤婿老爷”。范进中举前，穷得抱着鸡到集市上去卖，乡试中试后立即暴发。“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

①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23—425页。

②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8页。何刚德为光绪进士，曾任京曹十多年，后出任江西建昌和江苏苏州等知府。

③ 载《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41年1月1日）。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1—233页。